

CLASSICAL  
WORLD LITERARY  
WORKS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*Classics of Hemingway*

插 图 本



海明威

[美] 海明威 著  
王志东 译

经典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I106  
161

I106  
31

文学名著



插图本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

# 海明威经典

[美] 海明威 著  
王志东 译

甘肃文化出版社

## 海明威 1899 – 1961

美国作家。生于芝加哥市郊的医生家庭。中学毕业后当见习记者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军，负重伤。战后任常驻巴黎记者。1923年开始作家生涯。20年代末返美，曾漫游世界各地。早期作品以长篇小说《太阳也上升了》、《永别了，武器》为代表，反映战后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的绝望心情，成为“迷惘的一代”的代言人，并塑造了“硬汉”典型，如短篇小说集《没有女人的男人》、《午后之死》等。1936—1939年亲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，著有剧本《第五纵队》，小说《丧钟为谁而敲》及特写《西班牙的土地》。

战后侨居古巴。1952年发表著名小说《老人与海》，描写一老渔夫与鲨鱼搏斗的故事。晚年的作品流露悲观哀伤失望的情绪。

海明威的作品别具风格，善于以内心独白和富于动作性的形象，塑造孤独的主人公；对话简洁，有“电报式”之称。但不善于展开广阔的社会生活描写，人物性格不够丰富，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。

1961年，因久病不愈而自杀。

# 目 录

老人与海 .....	( 1 )
你们决不会这样 .....	(63)
世上的光 .....	(77)
向瑞士致敬 .....	(85)
乞力马扎罗的雪 .....	(98)
世界之都 .....	(123)
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.....	(137)
一个同性恋者的母亲 .....	(172)
三天大风 .....	(177)
先生们，祝你们快乐 .....	(189)
永别了，武器 .....	(195)

## 老人与海

一个老头独自在湾流里的一条小船上打鱼，至今他到那儿已去了 84 天，他连一条鱼也没捉到。开始 40 天里，有个小男孩跟他在一起。可是，过了 40 天还没捉到一条鱼，孩子的父母就对他说，老头现在准是十足地“倒了血霉”，这是形容倒霉的最坏的字眼，于是他们吩咐孩子，上了另外一条船，在那条船上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大鱼。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荡荡的，感到心里非常难受，他总是走下岸去，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，或者鱼钩和鱼叉，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。那帆上用一些面粉袋布打了些补丁，当它收拢时看起来就像是一面破败的旗帜。

老人消瘦而憔悴，脖颈后凝聚了很深的皱纹。腮帮上长了些褐斑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晒成的良性皮肤癌变。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，因为老用双手拉绳索拉大鱼，两只手上都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。那些疤痕年深月久像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。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年迈，除了那双眼睛，那双眼睛像海水一般蓝，是愉快而决不肯认输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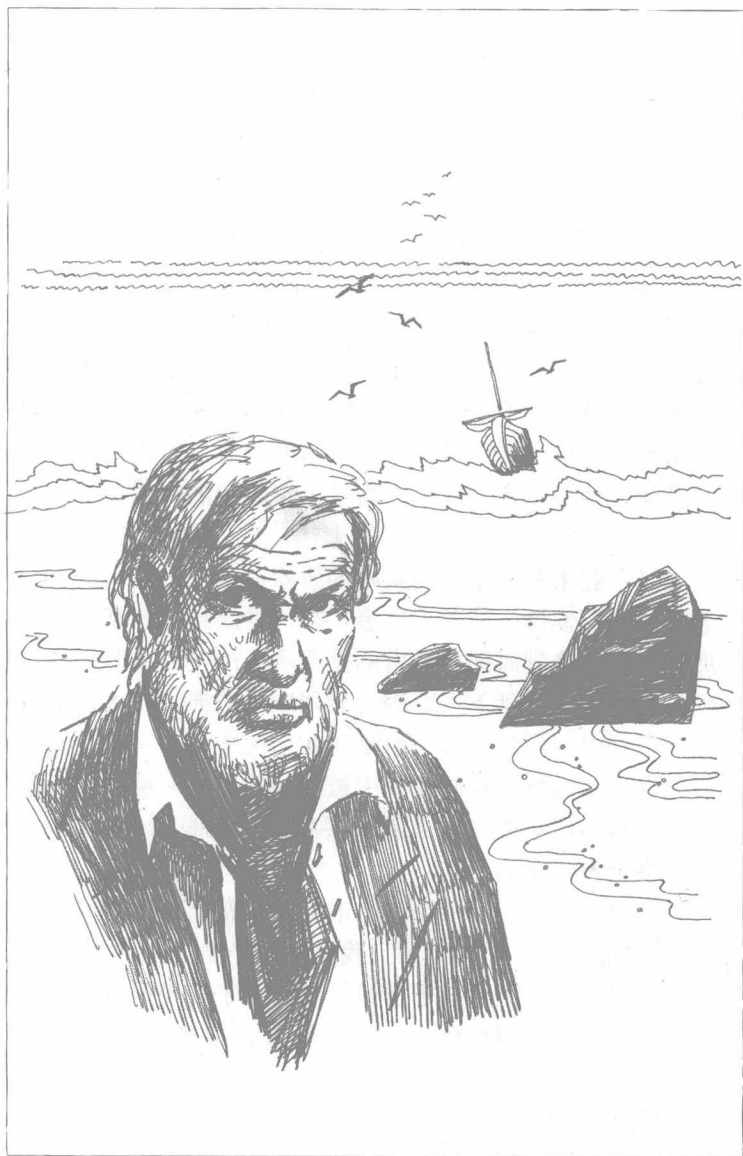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，孩子对他说。“我又能陪你一道出海了。我家里已经攒了一点儿钱。”

以前是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，所以孩子很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。“你遇上了一条运气好的船。还是跟他们待下去吧。”

“可是你该记得，你有一回是怎样接连 87 天一条鱼也没捉到，随后接连三个礼拜，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。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不相信才离开我的。”



“是爸爸叫我离开的。我是他的儿子，不能不听从他的话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。“这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“他没多大的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人说。“可是我们有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请你在饭店的阳台上喝杯啤酒，然后我们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，”老人说。“打鱼的都是一家人。”

他们坐在饭店的阳台上，很多打鱼的人爱拿老人开玩笑，老人一点也不生气。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都用眼睛望着他，心里替他感到难受。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，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，谈起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，讲起久久不变的好天气，谈起他们看到的一切。当天打鱼交了好运的渔夫都已回来，把他们捕到的大马哈鱼剖开，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，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在那儿等着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鲨鱼扛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，吊在带钩的滑车上，除去肝脏，割掉鱼鳍，剥去外皮，把鱼肉切成一片片，以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从海湾那边的鲨鱼加工厂飘来了一股气味；但今天只送来淡淡的一丝气息，因为风转向了北方，这会儿已经逐渐平息了，饭店阳台上、阳光明媚天气可爱极了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孩子说。

“哦。”老人说。他正握着酒杯，想着好多年以前的事情。

“我去替你弄点沙丁鱼来明天用好不好？”

“不。打棒球去吧。我划船还行，何况还有罗赫略给我撒网。”

“我还是很想去。即使不能跟你一道打鱼，我也很想替你做点儿别的事。”

“你已经请我喝了杯啤酒，”老人说。“你现在是个大人啦。”

“你第一次带我上船，那时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那天我把一条乱蹦乱跳的鱼拖上船的时候，那家伙险些把船撞破了，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叭答叭答地直扑打，船上的座板也裂开了缝，

还有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把我推到船头上，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，我觉得整条船在颤抖，听到你“啪啪”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像在砍一棵树，我还记得当时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新鲜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真记得那回事儿，还是不久前我刚跟你说过？”

“自从我们头一趟一同出海的时候起，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风吹的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。

“你要是我自己的孩子，我准会带你去冒一冒险，”他说。“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孩子，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上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现在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？我还晓得从什么地方去弄四条鱼饵来。”

“今天我自己还有剩下的。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腌了。”

“那么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消失过。现在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清新了。

“两条。”孩子说。

“那么就两条吧，”老人同意了。“可不是偷来的。”

“去偷我也愿意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，”老人说。他心地单纯，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。可是他知道这时他正达到了这个地步，他知道这并不丢脸，而且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天会是个好日子。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上哪儿？”孩子问。

“去得远远的，风向一转就顺着风回来。我想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得远远的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，如果你当真钓到了大鱼，我们可以赶去帮助你了。”

“他才不会愿意把船驶到很远的地方。”

“是啊，”孩子说。“可是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像觅食的鸟儿在空中盘旋，我看见了就会叫他赶去追海豚的。”

“他眼睛那么不中用吗？”



“简直是个瞎子。”

“这倒奇怪了，”老人说。“他从没捕过海龟。捉海龟才伤眼睛哪。”

“你可在莫斯科托海岸外捕了好多年海龟，你的眼力还是很好的嘛。”

“我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头儿。”

“可是你现在的力气还足够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想还可以。何况还有不少窍门可用呢。”

“我们把渔具拿回家去吧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我才可以拿了鱼网去逮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渔具。老人肩扛着桅杆，孩子抱着里面盛着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。盛鱼饵的匣子连同一根棍子藏在小船的船梢下面，那根棍子是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对付它们的，没有人会来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还是把桅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妥当些，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，再说，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，但他觉得，把一把鱼叉和一支鱼钩留在船上实在是不要的诱惑。

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前面，从敞开的门走进去。老人把桅杆连同卷起的帆靠在墙上，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别的渔具搁在桅杆旁边。桅杆差不多有一间屋子那么长。窝棚用大椰子树的那种叫做“海鸟粪”的坚韧的苞壳做成，屋里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

在褐色墙壁上，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科布莱圣母图。这是他妻子的遗物。过去墙上曾经挂着一幅他妻子的彩色照片，但他把它取下来了，因为看见了就觉得自己太孤单，这张照片如今在屋角搁板上，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东西？”

“有锅鱼煮黄米饭。你也吃点好吗？”

“不。我回家去吃。要我给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。过一会儿我自己会生的。不然就吃冷饭算了。”

“我去拿鱼网好吗？”

“当然好。”

事实上并没有鱼网，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已经把它卖掉了。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种谎话。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，这一点孩子也是知道的。

“85是个吉利的数目，”老人说。“你想看见我逮住一条去掉了下脚还有一千多磅重的鱼吗？”

“我拿鱼网捞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？”

“好吧。我有张昨天的报纸，我来看看棒球消息。”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真的有。但是老人还是把那张报纸从床下取出来了。

“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打算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，到明天早上我俩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告诉我棒球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不会输。”

“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好孩子，相信扬基队吧。别忘了那个了不起的迪马吉奥。”

“我还担心底特律老虎队，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小心点，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，你都要担心啦。”

“你把报纸好好看一看，等我回来了讲给我听听。”

“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？明儿是第85天。”

“可以的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你上次那张末尾是87的彩票，怎么样了？”

“倒霉的事儿不会碰上第二次。你看你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吗？”

“我可以去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。这得两块半。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那倒不难。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。”

“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。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。头一次是借

钱。下一次就要讨饭。”

“穿得暖和点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。“别忘了，我们这是在九月天里。”

“这个月正是大鱼出来的月份，”老人说。“在五月里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的。”

“我现在去捞沙丁鱼啦。”孩子说。

孩子回来的时候，老人已在椅子上熟睡了，太阳已经西沉。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，搭在椅背上，盖住了老人的肩膀。这两个肩膀真奇怪，人尽管年迈了，肩膀却依然结实，脖子也一样，而且当老人睡着了，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，皱纹也不大看得出来了。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，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，这些补丁被太阳晒得褪成了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人的头非常苍老，闭上眼睛后，脸上一点生气也没有。报纸平放在他膝盖上，靠他一条手臂压着才没被晚风吹走。他的脚是光着的。

孩子撇下老人走了，等他回来时，老人还在那儿熟睡着。

“醒醒吧，老大爷，”孩子喊了一声，一手放在老人的膝头上。老人睁开眼睛，这一会儿他的神志仿佛正在从老远的路上走回来似的。随后他微笑了。

“你把什么拿来了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。“我们吃晚饭吧。”

“我肚子不大饿。”

“得了，吃吧。你不能只打鱼，不吃饭。”

“我平常就是不吃，先去打鱼的，”老人说着，站起身来，把报纸拿起来折好。然后他又动手折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披在身上吧，”孩子说。“只要我活着，就决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。”

“这么说，祝你长命百岁，多保重自己吧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一些炖菜。”

孩子是把饭菜放在双层饭匣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。他的衣袋里放着两副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副都用一块餐纸巾包着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马丁，船老板。”

“我得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向他表示过谢意啦，”孩子说，“你用不着再去谢他了。”

“我以后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，”老人说，“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我应该再送他一些更好的东西。他对我们真的很关心。”

“他还送了我们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顶喜欢罐装的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，阿图埃牌啤酒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你考虑的真周到，”老人说，“我们现在就吃好吗？”

“我已经问过你啦，”孩子亲切地对他说，“你没准备好之前，我是不愿打开饭匣子的。”

“我准备好啦，”老人说，“我只稍花一点时间洗洗手和脸就行。”孩子想：“你到哪儿去洗呢？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，有两条街那么远呢。我应该把水提到这儿来让他用的，还要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来。为什么我这样粗心大意？该再弄件衬衫和一件茄克衫来让他过冬，此外给他一双鞋子，并且再给他弄条毯子来。”

“炖菜味道真绝了。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赛吧。”孩子请求他说。

“在美国联赛中，总是扬基队的天下，我跟你说过啦。”老人眉开眼笑地说。

“他们今天可输了。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算不上什么，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又恢复了生龙活虎的本色了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。”

“当然，不过他的地位很重要。在另一个联赛中，拿布鲁克林

队和费拉德尔菲亚队来说，我认为布鲁克林队一定会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没有忘记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那老公园里打出的凶猛的好球。”

“那几个球谁也比不上。像他打得那么远的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呢。”

“你可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？我曾经想带他出海钓鱼，可是不好意思对他说。所以我要你去说，可你也不敢开口。”

“我记得。我们真是大错而特错了。他很可能跟我们一起出海的。那样一来，我们可以一辈子回味这件事了。”

“我很想带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，”老人说，“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。也许他当初也跟我们一样穷，会领会我们的好意的。”

“西斯勒的爸爸可真了不起，他可没过过穷日子，他爸爸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就在一个很大的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正在一条去非洲的帆船上当普通水手，我还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谈起过。”

“我们来讲一讲非洲还是讲一讲棒球？”

“我看讲棒球的好，”孩子说，“给我谈谈那个了不起的约翰·J·麦格劳的情况。”他把这个J念成了“何塔”。

“从前，他也常常到露台饭店来。可是他一喝了酒，就非常粗暴，出口伤人，性子真够暴烈的。他脑子里想着棒球，还想着赛马。至少不管什么时候他口袋里老是揣着赛马的花名册子，常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伟大的经理，”孩子说，“我爸爸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经理。”

“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人说。“要是多罗彻也每年不断地来这儿，你爸爸也会当 he 是最伟大的经理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谁是最伟大的经理呢，卢克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？”

“我想他们不相上下。”

“不过要说打鱼人中最好的渔夫就是你。”

“不。比我强的多着呢!”

“哪里!”孩子说。“会打渔的人很多,打鱼的能手也不少。不过顶呱呱的只有你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的话叫我听了真高兴。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太大的鱼,叫我对付不了,否则就说明我们讲错啦。”

“不会有这样的鱼,只要你还像你所说的那样强壮有力。”

“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强壮了,”老人说。“可是我懂得许多窍门,而且有决心。”

“你应该上床去睡了,这样明天早上你才能精神饱满。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去了。”

“那么祝你晚安。明早我去叫醒你。”

“你是我的闹钟。”孩子说。

“年纪是我的闹钟,”老人说,“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醒得这么早?大概是想让白天长些吧?”

“我说不上来,”孩子说,“我只知道孩子们爱睡懒觉,起得晚。”

“我会记得的,”老人说,“到时候我去叫醒你。”

“我不乐意让船主人来叫醒我,这样仿佛他倒比我强似的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好好睡吧,老大爷。”

孩子走出屋去。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,桌子上连个灯也没有,老人就脱了长裤,摸黑上了床。他把长裤卷起来当枕头,把那张报纸塞在里头。然后用毯子裹住了身子,在弹簧垫上铺着的其他旧报纸上睡下了。

他不多久就睡熟了,梦见了他儿时看到的非洲,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,白得刺眼,还有高耸的海岸和褐色的大山。如今他每晚住在海边,在梦中听见海潮的拍岸声,看见土著人驾船从海浪中穿梭往来。他睡着时闻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,还闻到早晨陆地上刮来的风带来的非洲气息。

通常一闻到陆地上刮来的风,他就醒来,穿上衣裳前去叫醒孩子。但是今夜陆地上刮来的风的气息来得很早,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,因此继续把梦做下去,梦见从海面上升起的白茫茫的岛屿,

随后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。

他不再梦见风暴，不再梦见妇女们，不再梦见惊人的遭遇，不再梦见大鱼，不再梦见搏斗，不再梦见角力，不再梦见他的妻子。他现在只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。它们在昏暗的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戏着，他爱它们，如同爱那个孩子一样。他从没梦见过这孩子。他就这么醒过来，望望敞开的门外边的月亮，把当枕头的长裤打开穿上。他在窝棚外撒了尿，然后顺着大路走去把孩子叫醒。清晨的寒气使他冷得发抖。但他知道哆嗦了一阵后会感到暖和，而且要不了多久他就要去划船下海了。

孩子住的那所房子的门没有上锁，他推开了门，光着脚悄悄地走进来。孩子在外间的一张帆布床上熟睡着，老人靠着外面射进来的暗淡的月光，可以清楚地看见他。他轻轻握住孩子的一只脚，直到孩子给弄醒了，转过脸来对他望着。老人点点头，孩子便从床边椅子上拿起他的长裤，坐在床沿把裤子穿上。老人走出门去，孩子跟在他后面。他还是昏昏欲睡，老人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：“真抱歉。”

“哪里！”孩子说，“男子汉就该这样。”

他们顺着大路朝老人的窝棚走去，一路上，黑暗中有些光着脚的男人，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在走动。

他们走进老人的窝棚以后，孩子拿起装在篮子里的钓索卷儿，还有鱼叉和鱼钩，老人把桅杆连同收起的那面帆扛在肩上。

“想喝咖啡吗？”孩子问。

“我们先把要用的鱼具放到船里，然后再喝一点吧。”

他们在一家卖东西给渔夫吃的清早就营业的小吃馆里，喝着盛在炼乳听里的咖啡。

“你睡得好吗，老大爷？”孩子问。他现在已清醒过来了，尽管要他完全驱走睡魔还不大容易。

“睡得很好，马诺林，”老人说，“我觉得今天很有把握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”孩子说，“现在我得去拿你用的沙丁鱼了，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。我现在呆的那条船上的鱼具总是他自己去拿，他从来不要谁帮他拿东西。”

“我跟他两样，”老人说，“你还只五岁时我就让你扛东西了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孩子说，“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您再喝杯咖啡吧。我们在这儿可以记账。”

他走了，光着脚在珊瑚石铺的走道上向保存鱼饵的冷藏库走去。

老人慢腾腾地喝着咖啡。这是他今天一整天的饮食，他知道他应该把它喝下去。好久以来，吃饭一直是他厌烦的事，因此他从来没有携带过食品。他在小船的船头上放着一瓶水，这就是他一整天需要的东西。

孩子带着沙丁鱼和两份包在报纸里的鱼饵回来了，于是他们顺着小径走向小船，感到脚下踩着的沙地里嵌着鹅卵石，他们把小船解开，让它轻轻地溜进水里。

“祝你好运，老大爷。”

“祝你好运。”老人说。他把桨上的绳结套在桨座的钉子上，然后躬身下去，以抵消桨片在水中遇到的阻力，在黑暗中开始动手划出港去。另外海滩上也有其他一些船只在出海，老人听到他们的桨落水和划动的声音，尽管这时月亮已经落山了，他还看不清那些船。

偶尔有条船上有人在说话。但是除了桨声外，大多数船只都是静悄悄的。它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，每一条船各自驶向指望能找到鱼的那片海面。老人知道自己要驶向远方，所以把陆地的气息抛在后方，划进了黎明时分的海洋的清新气息中。在划过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的时候，他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，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“大井”，因为那儿有一个水深突然达到 700 英尺的深渊，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，造成的旋涡，各种鱼儿都聚集在那儿。在深不可测的水底洞穴里集中着海虾和作鱼饵用的小鱼，有时还有成群的柔鱼，它们在夜间浮到靠近海面的地方，所有大鱼转游的到那儿就把它当食物。

老人在黑暗中感觉到早晨在来临，他一面摇桨，一面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抖声，还有它们在黑暗中凌空飞翔时挺直的翅膀所发出的“啾啾”声。他非常喜爱飞鱼，因为它们是他在海洋上的主要朋



友。他替鸟儿伤心，特别是那些弱不禁风的黑色小燕鸥，它们永远在飞翔，永远在张望，但几乎从没找到任何东西，于是他想，鸟儿的生活过得比我们的还要苦，除了那些猛禽和强有力的大鸟。为什么海洋这样残忍，为什么像这些海燕那样的鸟儿生来就如此柔弱和纤巧？海洋是仁慈并十分美丽的。然而她有时竟变得这样残暴，又来得这样突然，而这些飞翔的鸟儿，从空中落下觅食，发出细微而凄惨的哀鸣，这种鸟啊，生来就柔弱得不适宜在海上生活。

他想把海叫做 lamar，这是人们爱海的时候用西班牙语称呼她的一个字眼。有时候，爱海的人们也说些对海不满的话，不过说起来总是拿她当女性看待的。他们提起她时，拿她当做一个竞争者或是一个去处，甚至当做一个敌人。可是这老人总是把海洋当做女性，她给人或者不愿给人施恩，如果她做出了任性或顽皮的事儿来，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。月亮对她起着影响，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，他想。

这时他从容地划着，也不需要使出多大的力气，海面是一平如镜的。他正让海流帮他出三分之一的力气，天快亮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划到比预期要到的地方更远了。

“我在这海底的深渊上转悠了一个礼拜，可是一点儿收获没有。”他想，“今天，我定要找到那些鲑鱼和长鳍金枪鱼群在什么地方，也许还有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呢。”

天没有大亮的时候，他已经送出了一个个鱼饵，让船随着海流漂去。有个鱼饵下沉到 40 英尺的深处。第二个在 75 英尺的深处，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在蓝色海水中 100 英尺和 125 英尺的深处。每个鱼饵都是由新鲜沙丁鱼做的头朝下悬着的，钓钩的钩身穿进小鱼的身子，系得紧紧的，缝得牢牢的，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，弯钩和尖端，都给新鲜的沙丁鱼遮住了。每条沙丁鱼都是穿过眼睛挂在钩子上的，这样鱼的身子在突出的钢钩上构成了半个花环的模样。不管一条大鱼接触到钓钩的哪一部分，都是喷香而美味的。

孩子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，或者叫做长鳍金枪鱼，它们正像铅垂一样挂在那两根送得最深的钓索上，在另外两根上，他挂